

秋若耶 著
QIURUOYE

徒弟都是债

所以说，徒弟这种生物，
一只和谐，
三只……不和谐。

我养了三只徒弟，一只旺财。

我们不生产八卦，
我们只是江湖八卦的搬运工！
我们的口号是

天王盖地虎，
小鸡炖蘑菇！

小徒弟挖个坑
为师不得不跳啊

DUANG~这个故事以蜀山派小徒弟，默默挖坑坑师傅开始哟~

她是最天真的
五岁灵童，

也是最邪魅的
傲娇萝莉，

也是最冷酷的
蜀山掌门。

他是最逍遥的
温柔师傅。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秋若耶 著
QIURUOYE

徒弟都是债

The title '徒弟都是债' is rendered in a large, bold, stylized font with a dashed outline. A circular library stamp is overlaid on the characters '弟' and '是'. The stamp contains the text '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 (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ibrary) and a five-pointed star. The character '债' has a small cloud-like flourish at its base.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徒弟都是债 / 秋若耶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306-6

I. ①徒… II. ①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9692号

书 名 徒弟都是债

作 者 秋若耶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长沙)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特约编辑 喻 戎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设计 罗 萍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45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30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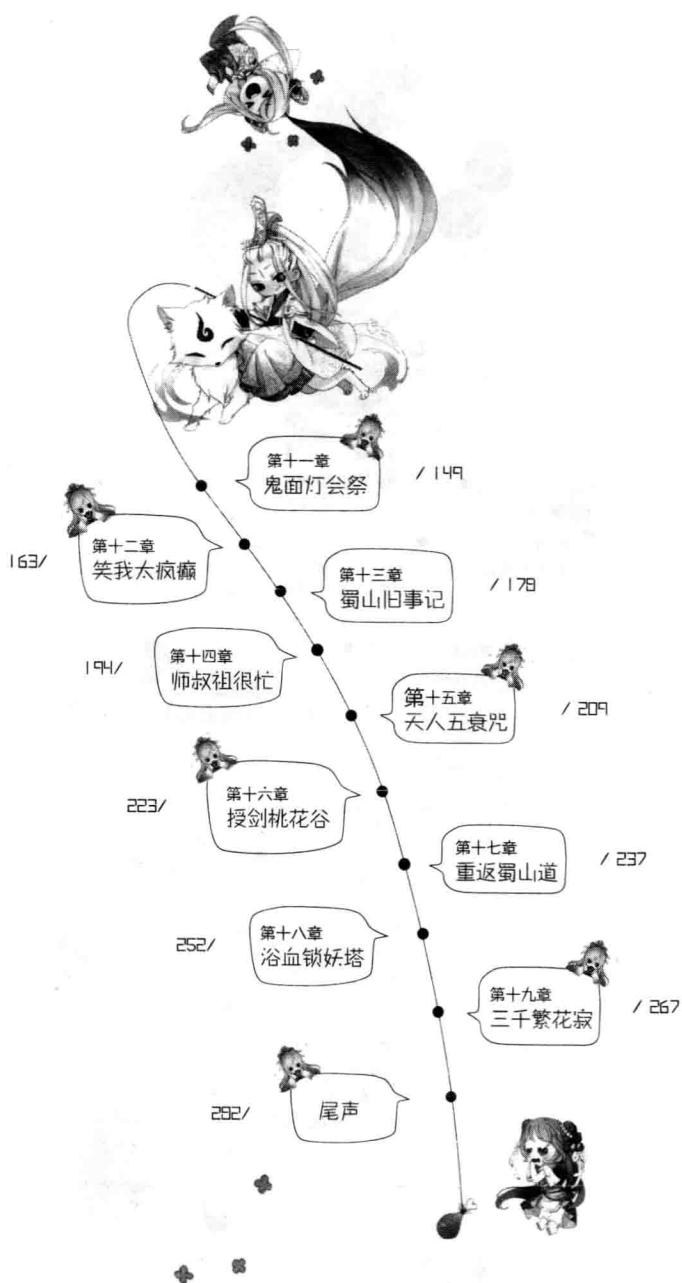
定 价 24.80元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画中仙师父	/ 001
017/	第二章 养徒抑郁症	第三章 吉祥三宝家 / 031
044/	第四章 风起拜月教	第五章 劣徒囡事录 / 058
074/	第六章 美人画皮恋	第七章 宿命之蝶变 / 089
104/	第八章 月华流照君	第九章 怀璧有其罪 / 119
134/	第十章 江陵城奇遇	







桃花坞的那位先生，剑法无双，却从未有人见过他出剑，因为，见过的人，都已经死了。

这是武林中吹嘘高人的常见句式。

这也是人们用来形容我的固定用法。

他们说的桃花坞的那位先生，就是慕太微，就是我。

我盘膝坐在桃花树下，闭目凝神，让自己处于物我两忘中。

“师父，药喝了没？又做白日梦了？”大徒弟管理整个桃花坞，也顺带管理我，现在她气势汹汹地杀到我面前。

“师姐，师父是在打坐。”二徒弟面慈心软，软软糯糯，素来维护我。

“他哪一次打坐不是把自己打瞌睡了？早春气候寒，桃花都还没开，又在风口上打瞌睡，药还不能停了！”大徒弟脾气一向坏，说完她就要辣手摧师。

我赶忙醒过来，目光闪动，慈爱地开口：“天枢啊，不是为师不喝药，今天你是不是忘了放糖了？”

二徒弟赶紧隔在我和她师姐之间，十分不敢置信道：“师姐，你居然没有放糖！你怎么可以不放糖？不是甜的东西，师父怎么能吃得下去？”

大徒弟冷冷一笑：“糖？整个桃花坞的糖都被师父偷了个干净，糖罐里连末子都刮不出来，我上哪给师父调甜药？”

我气定神闲，目光远视：“是阿福偷的。”

二徒弟蹲下来看着我：“福伯伯从来不吃甜食。”

我目光进一步远视：“是旺财偷的。”

大徒弟一步上前，生生截断我远视的视线，嗓音飘了一飘：“哦？





旺财作为一只狐狸居然会开橱柜的锁，它是要成精幻化出人形跟师父谱一支人兽恋曲？”

“旺财是公的。”二徒弟纠正她师姐后，温柔地看着我，“师父，你从小教育我们，不管闯下多大的祸，都要敢于担当。”

我闭上眼睛，睫毛抖了一抖：“是我。昨晚的菜不够甜，我食不知味寝不安眠，你们睡着后，我就……”

二徒弟被感动了，抽噎着抱住我的手臂：“我今天就出坞给师父买糖去。”

“天璇乖啊。”我趁机指引，“跟你师姐要钱去。”

原以为大徒弟又会找各种借口克扣我的零花钱，譬如糖吃多了，男子汉气概会被冲淡，嫁不出去；譬如旺财最近长身体，要多啃几只鸡腿，我的糖钱就先挪用一下，等等。没想到大徒弟竟然破天荒地没有找那些足以让人神共愤的理由，对她师妹一摆手，十分痛快地说：“去立个字据，打个欠条。”

今天的一系列计划及目的的达成，使我通体舒坦，犹如真气行遍大小周天，顺便再关心一下小弟子的学业：“天璇啊，功课做完了吗？”

二徒弟边往正屋去边回我：“师父布置的课文都背下了，字也练了，师父什么时候教我剑法啊？”

大徒弟哼地一笑：“师妹，你还不死心，你什么时候见过咱师父舞剑了？”

二徒弟渐行渐远的嘟囔声传来：“可外面人都说，咱师父剑法无双。”

一片桃林隔绝人声，大徒弟愈发不尊师重道，嘴角带笑戏谑道：“师父啊，你这白皙如玉的手提得起剑吗？要是不小心把手割破了，你不又得装失血晕倒趁机吃几罐蜜糖？”

我理了理衣襟，摆起打坐的手势：“天枢，为师似乎很久没检查你的功课了。”

大徒弟果然色变：“检……检查什么啊检查，我……我当然有好好做功课，我……我去洗碗……”说完，她仓皇逃遁。逃到半路，

她又想起什么似的折回来，自语，“吓得我险些忘记正事。”于是她嗓音一提，对我道，“师父，花家山庄给了您一道帖子，邀您去尝尝花家的鹧鸪宴。”

我不予理睬。这一年间，大徒弟总能收到各种帖子，以美食甜品为名，行相亲利诱之实，誓要把她师父我嫁出去。我踩过几次坑，如今再不受骗了。

“这次是真的，师父您不去是会后悔的！这是花家独特的鹧鸪宴，据说能甜得腻死人，这怎么能是人吃的呢！”

紧赶慢赶到了花家别业，我才悔悟这辈子大概就被徒弟坑的命。

由于大徒弟担心我会被糖腻死，坚持要求我带上阿福和旺财，必要的时候可以扛我回来。虽然阿福老态龙钟，须发皆白，平时最大的运动就是动动扫帚扫扫桃花瓣，旺财则是只负责在落花堆里打滚啃鸡腿，他们却依然被委以了重任。

待我们两人一兽到达花家山庄大门时，确实受到了隆重的接待。看门的几个护院直奔目标，向我表达了景仰之情，约莫是习武之人对传说中的高人总有几分过度想象。

“慕先生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失敬失敬，听闻您剑法无双、剑不虚发、出神入化、千里取人首级如探囊取物……”

一盏茶时间的景仰后，我将其打断：“血腥。”

“慕先生居然是兵不血刃刀不沾血，莫非是杀完人后将剑上血珠吹落？造成一种艺术的凄美、唯美意境……”

又一盏茶时间。

我望着咫尺的山门，回身对旺财打了个手势，对其唇语：“鸡腿。”

旺财本已被太阳晒得懒洋洋，正耷拉着脑袋趴在石阶上晒舌头，与其狐狸的身份极其不符。在我的点化下，它一个窜身冲到几个护院身前。见一团雪白的不明生物从天而降，龇牙咧嘴，护院们身子发软，瘫倒在地上。

“这……这……这是什么怪力乱神的生物？”





“好……好……好像是极北之地的罕见冰狐！”

我们两人一兽终于得以过了山门，我拍拍旺财的头以示嘉奖：“看
在他们认出你的分上，就不要吃他们了。”

后边护院们惊号：“居然吃人，慕太微果然如江湖传说中一样
凶残！”

“难怪都叫他画中仙，说他十年间容颜不老，原……原……原
来是喝人血！”

“咱们小姐千万不能嫁他啊！”

迈过山门，我好像听到了一句不太对劲的话。

江南首富花氏委实名不虚传，在清幽山色的半遮半掩下，山庄
别业巍然屹立的身姿勾嵌入邈邈山岚云岫中，意境十分磅礴大气。
连迎客的山庄仆人都我们桃花坞总人口的几十倍。

山庄总管如迎财神一般开心：“慕先生今日一到，顿时令山庄
蓬荜生辉，快请快请！呃……这是什么生物？”

阿福颤着胡须道：“冰狐，我们先生的坐骑。”

山庄众人以一副看神仙的目光注视着我，我便不好解释这一路
上旺财在地上打滚撒欢撒泼，我同阿福只得轮流抱它行一程，给它
充当坐骑的事实。

寒暄完了后，我们确实用了一个时辰的鸪鹑宴，之所以一句话
带过，是因为我用了四个时辰来陪花家小姐谈人生。

花家小姐花似容，名如其名，花容月貌，江南第一美人。唯一
不好的就是人娇体弱，一个时辰能往我身上晕倒三次，四个时辰她
便晕倒过十二回。我从后厅的椅子上挪到了外面亭子的栏杆上，这
才终于跟她拉开了点距离。

阿福被留在前厅用茶，旺财被一只鸡腿引诱了，只留我一人与
花似容谈人生，把人生都谈到了尽头，太阳还没有落下，人生之忧
郁莫过于此。

“慕先生的人生观怎么充满着忧郁之情？”花小姐满眼关怀，
又换作娇羞，“真是百闻不如一见，都说桃花坞里画中仙，你这忧
郁的神情就是无情也动人呢。”

“世人谬赞，小姐抬爱，惭愧得很。”我站起身，准备告辞，“今日我其实……”

“太微！”花小姐出其不意一声娇唤，面露红晕，疑似中暑，又向我身边歪来。

我此刻十分想念旺财。

“爹爹！”

一声稚嫩清脆的童声贯耳，忽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小包子，温热的小身体死死地抱住我的腿。

我愣了，花小姐呆了。

“爹爹，我再也不淘气了，你不要丢下我！”小包子衣衫破旧，两条肉乎乎、白嫩嫩的小手臂从袖子里露了出来，正抱在我膝盖上，抬起满是泪痕的小脸，用那双湿漉漉的眼睛望着我。

花小姐勃然大怒：“慕太微，你闺女都能打酱油了，还跟老娘骗婚？瞧着你一副好皮囊，却原来是个老色鬼！”

我顿了顿，俯身柔声地问小包子：“小姑娘可是受了什么惊吓？怎可胡乱认爹爹呢？”

小包子泪凝于睫，眼内波光粼粼，熠熠生辉，将我凝视了几眼：“爹爹救我！”

孺子不可教，我顺了口气。

花小姐更怒：“慕太微，原来你是抛妻弃女，欲入赘到我花家，覬覦我花家富可敌国，你简直……”

不待她将“禽兽不如”四字怒斥出来，就闻阵阵飒飒的风声自四面八方涌来，眨眼间，几十道人影里里外外占据了我们在的凉亭。

花小姐被打断，四顾一圈，怒容顿收，立即恢复闺秀淑女风范：“列位不懂规矩吗？江南花家的山庄是你们随便闯得的吗？还不给本小姐滚出去！”

闯入者衣冠服色各异，都是名门正派的打扮，一个个大义凛然，虎视眈眈地看着……我？

领头的紫衣少侠看了花小姐几眼，放缓了语气：“今日打搅实乃迫不得已，贵庄还请不要干预须弥宫的事为妙。”





花小姐道：“我不认识什么须弥宫，打搅我相亲嫁人，你们担当得起吗？”

紫衣少侠略觉心碎，仿佛中了黯然销魂掌。他身后一青衣少女傲然走出：“须弥宫转世灵童，杀之可解武林浩劫，护之便是千古罪人。那个道貌岸然一脸无辜的美貌叔叔，不要看别人，说的就是你，你要做千古罪人吗？”

少女手中剑直指向我。我正在脑内思索有关须弥宫的种种，此时见状不由得吃了一惊，歉然道：“方才略有走神，不知女侠有何指教？”

“呃……也没有什么了啦……”少女看了看天，脸颊浮起红晕，“今日天气好热……”

“兰师妹！”另一位白衣少侠打断道，“此事干系重大，耽误不得，还不速速取那灵童性命？”

少女诺然称是，端正态度开始运剑。我腿边的小身子缩了缩，紧紧攥着我的衣角。

花小姐此时通透了，指着黏在我身上的小包子道：“你们说的什么灵童就是这个女娃娃？”继而她又惊又喜又矜持地嗔怪我，“原来不是你私生女，你怎也不说一声。不过，这个什么灵童不过才几岁，为什么要取她性命？”

紫衣少侠为她解惑道：“小姐不知江湖事。这须弥宫乃是天竺婆罗门教传入中原的一个分支，一直致力于破解中原各派武学，以便一统江湖……”

花小姐秀眉一蹙：“一桶糰糊？要那么些？”

紫衣少侠肃然点头：“须弥宫向来贪得无厌，如今虽已式微，却贼心不死，幸好我们正派人士联手破了魔教在中原的总坛，得知这娃娃就是这一代的转世灵童。要不是须弥宫护法长老百般阻挠，我们早就将这灵童斩除了，正因为追逐最后一名长老，我们才不得不闯入花家山庄。却不知那长老躲去了哪里，还是先解决了这灵童再说。”

众人剑指衣衫襤褸的小包子，这娃娃虽害怕，却没有再躲闪。

“转世一说如此荒诞，名门正派居然根据莫须有的传说来残忍对付一介孩童。”我叹息一声，“不太好吧？”

紫衣少侠瞪视我一眼：“这么说，你要救她？”

“也许。”

脸色通红的青衣少女被她后方的白衣少侠一推，手中的剑便朝我刺了来，看似普普通通的一招，却被那白衣少侠灌入了极厚的内力，激得四方杀气凛凛，将花小姐、小包子与我俱都笼罩在内。

即便是不会武功的花小姐也感觉到了凛冽的杀意，顿时花容失色。小包子则是面色惨白，一时间松了抱我膝盖的手臂。我替她把破败的袖子理了理，才等到那一剑的到来。

抬手一挡，并指夹住剑身前端，少女来势不减，也面色大变，我倒没有怪她。剑势一鼓作气地递来，刺在我双指间，直至少女的剑柄没入，我指后长剑却未进分毫。

一串清脆的断裂声后，长剑自我两指间寸寸坠落，叮叮当地砸到青石地面。

少女愣愣地看着我的手，一时间所有人都愣愣地看着我的手，我也从善如流地看了一眼。平时就没什么血色的手指，此刻更加通透了，倒不像正常人的手。我很抱歉地将手收回袖子。

就在众人发愣的当口，一道窈窕人影倏然而至，道袍飘飘，一掌甩到青衣少女的脸上，沉沉一嗓子道：“混账！还不快向师叔祖道歉！”

青衣少女捂着脸，被扇蒙了：“长老，您说他是……我们蜀山的师叔祖？”

蜀山女长老一袭道袍，仙风道骨，眉目如画，故人依旧，她向我跪下一膝，行了大礼。

“饮冰拜见掌门师兄。”

九嶷派服紫，君山派服白，蜀山派服青，其余各派也都各有标识，山庄凉亭内外满是各派弟子，却只蜀山、君山、九嶷山三派弟子立于人前，可见是近些年比较出风头的门派，余下众派于是被代表。





紫衣少侠、白衣少侠与青衣少女都非常默契地目瞪口呆了，各派弟子也都无比和谐地一起惊愕了。

小辈弟子们有些弄不清江湖势力与蜀山传统，天真地问：“师兄，蜀山派的掌门不是飘涯子吗？”年长一些的师兄担负起教育师弟师妹们尽快学习江湖史，振兴本派，以免被貌合神离的其他门派吞并的重任，遂语重心长：“飘涯子当了十来年的代掌门，却始终不是真正的掌门。”

“为什么呢，师兄？掌门还可以代吗？师兄，我可以找个人代替你吗？”

“因为只有佩有蜀山令的掌门才是真正的掌门，而飘涯子没有，所以在真正掌门神隐的情况下，只能做个代掌门。师弟你今日回去把本门武功心法默写五十遍。”

跪在我面前的人没有起身的意思，青衣少女跟着也惶恐不安，不知当跪不当跪，语音发颤：“掌……掌门师叔祖？”

我稍微侧身，不太想受那一礼，望向凉亭山色外：“什么掌门，想来你们是认错人了，我也不认识什么蜀山的人。”

女长老面不改色，跪得身姿卓绝：“方才掌门师兄接下兰若那一剑的手法，难道不是我们蜀山的无相指？”

“无相指？”青衣少女刹那变色，看我一眼，无比果决地与女长老对我进行合围一跪，形容激动，“上等心法的无相指？蜀山剑法的不破法门无相指？唯有掌门可修炼的无相指？您……您果然是我们蜀山的掌门！”

我拂过袖子看了看手：“在下练的其实是铁砂掌，所以才能把你们蜀山的宝剑给砍了，请不要有这个美丽的误会。”

自称饮冰号称是我师妹的女子不屈不挠，仿佛自己跪的不是青石砖，而是一块豆腐：“身为蜀山派的大长老，饮冰当然知道无相指与铁砂掌的区别。”

我哦了一声：“阁下知道无相指与铁砂掌的区别，是阁下练过还是见其他人练过？”

饮冰长老花容顿失，知道自己失言，一副有些后悔放松警惕的样子：“掌门师兄不要误会，饮冰和飘涯子师兄绝没有覬觎掌门之位，我们绝没有练过无相指！只是，见方才掌门师兄的手法与当年师父和师祖的无相指颇为相似，故而，斗胆猜测。”

“唔，猜测而已嘛，不要太当真。时辰不早了，我得赶回去吃晚饭。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大家后会无期。”我将脚边蹲着的小包子随手捞起来，抱入臂中，对久久张口无言的花小姐打了个招呼，“今日多谢款待，小姐请留步，无须远送。”我又向亭子内外各派人士招呼一声，“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娃娃我带回去扫地的，保证不让她生祸。就这样，各位不必送了。”

我抬脚便要出亭，忽然一片白色晃到眼前，原来是方才暗施内力到青衣少女剑上的白衣少侠。君山派崇尚白色这个毛病不知道是从哪一代传下来的，翩翩白衣少侠固然比较吸引女孩子注意，但在阳光下也未免太闪瞎人的眼睛。我眨了眨眼，白衣少侠的长剑已锁住我的前路。

“虽然不太清楚前辈的来历，但我们武林正派铲除奸佞，乃是职责所在，前辈若真是蜀山掌门，难道是要让蜀山跟武林正道划开界限，势不两立？”

饮冰长老见我始终不理睬她，也只得站起身，事涉蜀山，更得搭话：“柳贤侄，我们蜀山乃是数一数二的大门派，千万弟子更是谨守清规戒律，从不做为祸江湖的勾当。掌门师兄离开蜀山十余年，兴许不太清楚近些年须弥宫的小动作，但我相信掌门师兄做事情一定有自己的考虑，绝不会与大家为敌。”

女人说话就是这么绕，绕来绕去你都不知道她在哪儿挖了个坑等着你。这一席话连环坑，既谴责了不负责任的蜀山掌门的恶劣属性，又揭露了不负责任的蜀山掌门对江湖事务不熟，做事情不过大脑，最好是不要跟大家为敌，纵然是跟大家为敌，那也只是恶劣掌门一个人的事，跟蜀山没关系。当然了，蜀山是门派，千万弟子，十分之一的人口就能砸死君山全派，若是导致了灭门后果，江湖从此少一门派竞争，实在是可喜可贺皆大欢喜。不愧是千万蜀山弟子





的大长老，一举威胁多方，当然也包括我在内。

可惜我踩惯了徒弟挖的坑，就不太想踩别人给挖的坑：“多谢长老通情达理，老夫一介乡野村夫，当然不会为祸江湖。就这样，告辞。”

又可惜君山弟子年轻气盛，眼看着就要剿灭魔教须弥宫的转世灵童，一举成名，自然不容他人从中作梗。白衣少侠长剑一挽，横掠刺来，直取我臂中一眨不眨望着我的包子。似乎感觉到了寒气侵骨，包子打了个寒战。

我将包子挪到另一只手，空袖一甩，隔空卷飞其长剑，再一收，袖摆甩了他一个耳光。白衣少侠被打，脚步不稳，跌到亭外，很觉受辱：“你们还不拦住他！”

一经提醒，各派侠士纷纷持剑，而蜀山大长老也并未阻拦。众人嫌车轮战浪费宝贵光阴，直接采用以众敌一的战术，摆出各派精妙剑法。

我垂衣步出山亭，夕阳西下，再不回去只怕大徒弟不给我留晚饭。身后剑气激荡，气势纵横，吹得我发丝也乱了。

身后众人围攻：“上！”

我继续往山亭的台阶下走去。

一声呼啸，从旁蹿出一团白毛，扑向了人群，各派弟子丢盔弃甲，剑法瞬间毁于一旦。

“啊，师兄救命——这畜生咬断了我的宝剑——”

“师弟快逃——”

“九嶷师妹救我——”

“放手啊，君山混蛋，别拉着我——”

.....

一时间，哭喊叫唤，人声鼎沸，一片混乱。旺财戾气大发，尾巴横扫，用利齿撕咬众人。我径自出了山亭，往山下走。山腰处，阿福正颤颤巍巍地站在那儿等我。我将怀里的小包子递给他，继续往下走。

“先生你身上戾气很重啊，这样不好，不利养生啦。”阿福唠叨开，

“这哪里捡的娃娃？先生乱捡东西，大丫头又要唠叨开销大了。”

我卷起长衫前摆系到腰间，抬手拔了束发木簪收入袖中，吹着山风畅快许多：“我不生戾气，旺财哪能这么乖，一众小辈，老夫实在不好动手。”

“先生当真不再拿剑？要是旺财不在，你又被一堆人拿刀砍，我可是救不了你的。”

山风清爽，我鼓着袖口往下跑，仿佛真有人在后拿刀追我。这样一想，觉得很乐，乐极就要生悲，从天而降一道身影杵在我的前路。突然拦路的实在是不地道，眼看着我就要撞上去，或者被撞下山坡发生意外的阡陌事故。

我脚下发力，生生踩入草根，入土三寸。步子稳住了，散乱的长发连同衣袂一起飘荡，仿如一束狂草。

“掌门师兄功力如昔，风采亦不减当年。”蜀山的女长老直直地注视我，“师兄不用剑，可还是在介怀当年之事？”

我舒出一口气：“你这般缠人的功夫倒也不减当年。剑在心中，何须表象。”

“这么说，二师兄还是怨我和飘涯子大师兄当年做下对不起你的事，你迟迟不归蜀山，神隐多年，让飘涯子师兄即便做了掌门，也入不了蜀山正统。他这辈子都是个代掌门，这辈子都拿不到蜀山令。”

山风凛冽，我不得不整理一下衣衫，抽空答道：“这话不要说得让人误会。你们爱怎样怎样，我早已不理睬。至于你们做得对不对，且问蜀山葬骨台，若能安然无恙走入葬骨台，那枚蜀山令自然会佩到试骨人的身上。”

女长老似乎生了气：“师兄以为我不知道这是糊弄人的传说吗？根本不可能有人安然走入葬骨台！师兄你不是也没走过吗？你的蜀山令还不是当年师父直接传给你的……”

“嗯？我的簪子呢？”好不容易在山风中绾了个髻，却发现袖子里找不见了发簪，想来是刚才颠下山把簪子给颠掉了。

女长老却变脸了：“师兄你丢三落四不会是把蜀山令弄丢了不





敢回蜀山，故意拿骗三岁小孩的鬼话来骗我吧？”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在草堆里扒了一会儿，还是没找见，只得放弃，很可惜地放下绾得不错的发髻，严肃地看着女长老，“蜀山令，要么师承，要么舍身试骨。当初我有师父在，傻了才去葬骨台试骨。如今师父不在了，你们除了去试骨，还有其他选择吗？”

“有。”女长老沉默片刻，又扑通跪下，“请太微师兄回蜀山归掌门位。”

我绕过她，直接奔下山：“我要赶回去吃晚饭了——后会无期——”

“师兄你收养转世灵童，纵兽行凶，明日就得上江湖恶人榜榜首，带累我们蜀山，我们后会有期——”

火急火燎赶回桃花坞，当头被大徒弟抓个现行。

“师父你又跟人打架了？头发都打散了！师妹快给师父灌药！药不能停！”

旺财虽然是只懒狐狸，但只要进入战斗模式，就非要把敌人一个个啃趴下才住嘴，只要站着的都趴下了，它的战斗模式就会自动关闭，它就会大摇大摆地甩着尾巴转身离去，深藏功与名。

当然，旺财啃人只啃衣裳，越名贵的衣裳啃得越彻底，让你无处遮羞。人类的臭皮囊，它是不屑的。所以我同阿福回到桃花坞的时候，旺财已经蹲在桃源渡了。这说明一件事，我同阿福半道上迷了路，岔路口上，我们决定抛铜钱选择一条路，两人各自掏了一阵袖兜，才想起来桃花坞的人从来都没有私房钱。就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捡来的小包子撒开两条短腿替我们做了选择。相当显然，捡来的豆丁就是不可靠。

走时我们两人一兽，回来时我们三人一兽。一见我披头散发的模样，大徒弟、二徒弟齐齐吃了一惊，接着便往我嘴里灌了一碗我还没来得及分清是什么的药。

二徒弟一边给我梳头，一边泪流满面：“师姐嘱咐师父多少回了，不要跟人打架鸣，疼不疼鸣，师父身子这样弱还被人打鸣……”